

鉴赏指南

# 即翁先生的宝物



## 即翁先生是谁？

他的本名叫“畠山一清”，自号“即翁”。他在大正时代（1912–1926）创立了制造水泵的企业——荏原制作所，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与此同时，他亦爱好茶道与能乐，以“即翁”的名义进行了诸多文化活动。

他花了50年时间收集古艺术品，并为展示自己的藏品，设立了畠山纪念馆。

畠山一清(即翁)  
(1881-1971)

## 与大众一同欣赏

为表明收藏者身份而盖在自己珍藏的艺术品上的印章即是“爱藏印”。即翁的爱藏印上镌刻的印文是“即翁与众爱玩”，意思是即翁与大家一起欣赏。

印文中包含了即翁不愿独占藏品，而是想与大众一同欣赏的愿望。



愛與即  
玩衆翁

即翁收藏日本、中国、朝鲜半岛的古艺术品，可以分为茶道、能乐、琳派艺术这三个主题。

茶道

能乐

琳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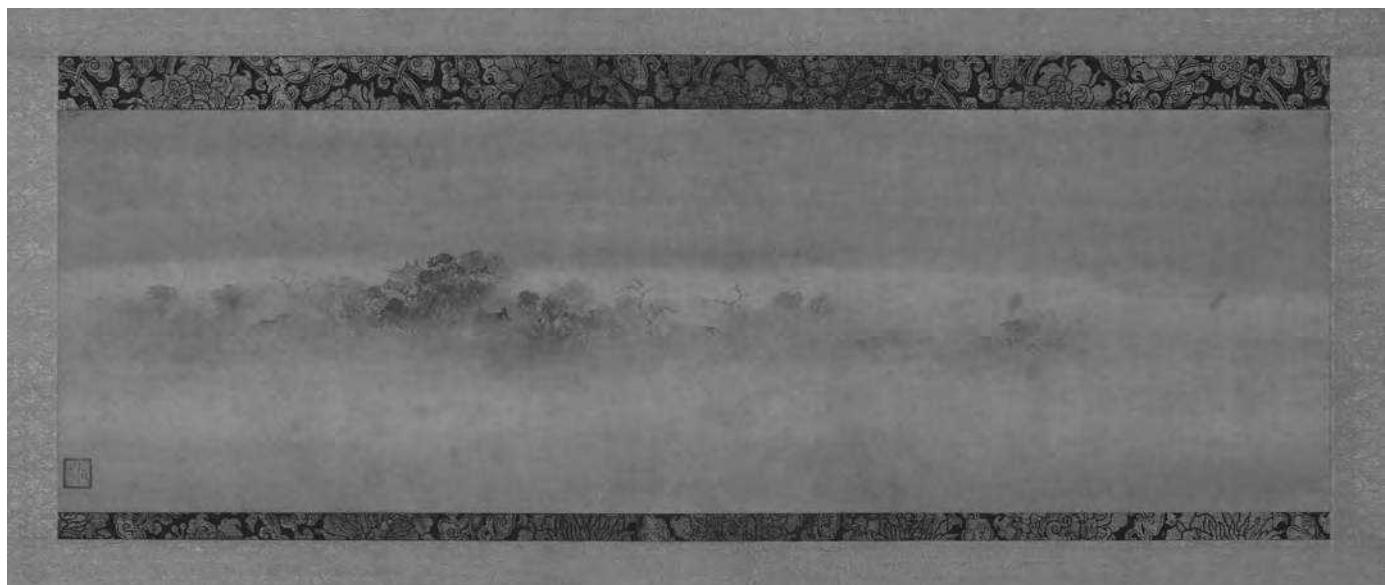
请让老叟我来介绍各个主题中最为特别的藏品！大家跟我一起欣赏吧。



即翁

## 茶道

日本的茶道是主人招待前来品茶的客人，为他们冲点抹茶，一同享受相聚时光的仪式与综合艺术。在茶会开始前，主人精心准备茶室中点茶所需的器具以及观赏用的书画挂轴等。



### 仿佛听到寺院的撞钟声！

汇流于洞庭湖的潇水与湘水流域的风景名胜“潇湘八景”中的一景。用淡墨描绘了云霞弥漫的黄昏之际，从远处的山寺传来的阵阵晚钟声。据传是对日本水墨画有极大影响的南宋末期画僧牧溪（生卒年不详）所作。

国宝 烟寺晚钟图 传牧溪绘 中国 南宋时代 13世纪  
畠山纪念馆藏 后期展出

室町幕府的将军足利义满、称霸日本的战国武将织田信长、德川幕府的创始人德川家康等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收藏过本作哦。



## 战国武将憧憬的茶碗

井户茶碗在朝鲜半岛是作为日常用的杂器烧制，然而传到日本后，在茶道中作为茶碗极受推崇。其中名声最高的三个井户茶碗被称为“天下的三井户”。这个名为“细川”的茶碗是其中之一，器形优美而又极富存在感。



这是老叟我十分崇敬的松平不昧也曾使用过的茶碗！  
松平不昧是江户时代的地方领主，也是伟大的茶人。



重要文化财 井户茶碗 名“细川” 朝鲜半岛 朝鲜时代 16世纪  
畠山纪念馆藏 全期展出

# 能乐

能乐是日本的传统舞台艺术，包括能剧与狂言。演员头戴面具、身穿华丽装束，伴随着乐器演奏，通过起舞与吟唱表演故事情节。

我的家乡石川县金泽市在江户时代是武士贵族前田家所统治的加贺藩的中心城市。在加贺藩，不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少，大家都喜爱能乐。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天。

老叟我也很擅长吟唱能乐中的歌谣！

我收集了很多在我老家金泽传世的面具和装束。



能剧面具 翁（白色尉） 传福来造 室町时代 15-16世纪

畠山纪念馆藏 前期展出

## 传达能乐之古老形态的翁面

仅在特殊剧目《翁》中使用的面具。《翁》保留了能乐成型前的古老形态，没有故事情节。这一翁面被认为制作于能乐开始流行的室町时代，其造形充满了面具定型之前随性豁达的气度。

这个面具有可能曾是  
加贺藩藩主的收藏。



## 象征生命力与丰收的装束

在鲜艳的红地上织出了金色云朵与积雪山茶花纹。这件华丽的外衣是主角在能剧舞台上穿着的“唐织”。

能剧中的主角流派“宝生流”在江户时代的加贺藩十分盛行。这件外衣据说是以宝生流宗家持有的装束为样本。

这是加贺藩藩主曾经  
持有的能剧装束。



包裹衣物的厚纸上有江户时代的墨书文字，写着这件外衣适宜在哪些剧目中穿着。



云纹地积雪山茶花纹唐织 前田家传世品

江户时代 文化11年（1814） 畠山纪念馆藏 后期展出

# 琳派

琳派是通过敬仰过去的艺术家并模仿其画风的个人，超越时代承接而成的艺术流派。起始于桃山时代的俵屋宗达（生卒年不详）与本阿弥光悦（1558-1637）。从大幅绘画到日常使用的小件工艺品，琳派的艺术风格是最为风流雅致的妆点。

## 绘画与书法都是主角！



重要文化财 四季草花底画《古今和歌集》手卷 本阿弥光悦书、俵屋宗达绘 江户时代 17世纪 富山纪念馆藏  
后期展出（前期展出同类作品：芒草底画《古今和歌集》手卷）

在老叟我收集艺术品的时候，对琳派艺术的研究正好非常兴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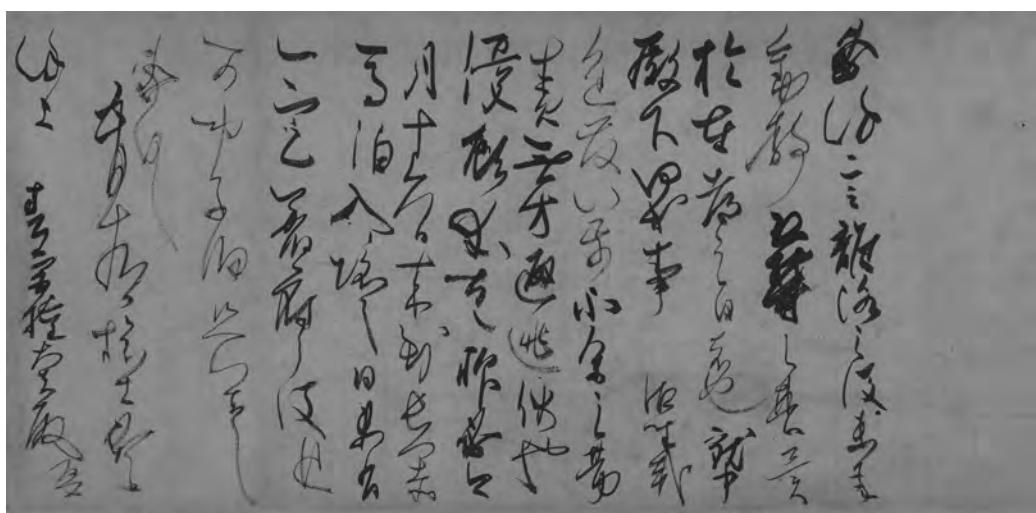


爱好艺术的前辈们都在收集，  
我也被琳派艺术的魅力给折服啦。

在俵屋宗达用泥金、泥银所作的草花底画上，本阿弥光悦挥毫书写和歌。宗达的底画活用颜色的浓淡、调整余白，张弛有度。光悦的书法亦与之呼应，变换笔墨浓度、线条粗细与文字的位置。绘画与墨迹相得益彰，宛如旋律优美的合奏曲。

## 追寻美丽事物

即翁亦收集不属于以上介绍的三大主题的个性之作。



国宝 离洛帖 藤原佐理书  
平安时代 正历2年(991)  
富山纪念馆藏 前期展出

藤原佐理（944-998）是平安时代的三位和风书法达人“三迹”之一。这是佐理在前往九州大宰府赴任的途中，写给侄子的书信。佐理在信中说自己出发前忘记向长官报告自己启程一事，恳请侄子代为转达歉意。信中开头运笔平缓，越至后面笔触越发狂放。虽然是旅途中的慌张落笔，但仍可见其深厚笔力。

笔触大胆豪放！  
老叟我不仅喜欢谁都认同的名品，也很欣赏不拘一格的作品。

